



经典

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名著深度导读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原著 [美] 海明威 导读 朱慧敏

◆ 忠于原著

◆ 解析透彻

◆ 点评精当

◆ 导读准确

 苏州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经典 名著深度导读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老人与海

原著 [美] 海明威 导读 朱慧敏

◆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人与海 / (美) 海明威 (Hemingway, E.) 原著 ;
朱慧敏导读. — 苏州 :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2. 10

(经典名著深度导读)

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指定书目

ISBN 978-7-5672-0293-1

I. ①老… II. ①海…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1106 号

老人与海

原著 海明威 导读 朱慧敏

责任编辑 董 炎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215006)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地址:盐城市纯化路29号 邮编:224001

开本 700×1 000mm 1/16 印张 7 字数 73 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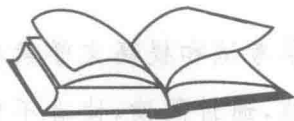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72-0293-1 定价:15.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5225020

苏州大学出版社网址 <http://www.sudapress.com>



Publication Announcement

出版说明

德国诗人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等于和一位高尚的人对话。”多读书、读好书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成长中的青少年有着重要的塑造作用。正因为如此，本世纪初教育部即将一些中外名著推荐为中学生的必读书目，与此同时，相关省份也把经典名著阅读纳入了中考和高考命题的范围。然而，当今多数中学生承受着繁重的课业负担，阅读时间有限。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可能多地准确掌握经典名著的精深内涵呢？苏州大学出版社精心策划、出版本套《经典名著深度导读丛书》，其目的就在于帮助广大青少年读者融会贯通，获得一条领略古今中外名篇精髓的捷径。

本丛书由名家名师联合编著，融原著与导读为一体。各章节均由“内容概述”、“原文”、“深度导读”、“练习测试”四部分构成。其中，每一章节前的“内容概述”着重介绍本章节的主要情节和中心议题，指导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本章节的内容要点；“原文”经梳理或删减后，其情节更加紧凑，主题更加突出，更有利于读者抓住情节的主要脉络去领略思想者们卓尔不群的精神境界；“原文”后面的“深度导读”，从“重点解析”、“写法探微”、“名家集评”这三方面着手，帮助读者站在名家与巨人的角度与高度去了解作品的思想精髓、作家的写作技法，以及可能存在的考点、难点；最后的“练习测试”主要是为中考、高考服务，力求做到读与思结合，

学与练同行,通过激发学生的思考力,使其在充分解读的基础上,获得对名著文化意义的真正理解。

《经典名著深度导读丛书》为青少年学生升学考试和提高文学素养提供了最有用、最直接、最便捷的帮助。我们相信,通过阅读,读者不仅能够应试中立竿见影,取得收效,而且能够在反复品味中终身受益!

苏州大学出版社



Contents

目 录

一	1
二	21
三	35
四	82



内容概述

老渔夫圣地亚哥已经连续八十四天没逮上一条鱼了，他的船帆在其他人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在露台饭店的年轻渔夫不时会嘲笑老人，老人并不生气。老人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像没有鱼的沙漠里风雨侵蚀留下的痕迹一般古老，但他的眼睛仍像海水一般蓝，显示出老人的自信与不服输。男孩听从了爸爸的吩咐，离开了这“晦气到家”“倒霉透顶”的老人去了别的船上。他爱老人也同情老人，男孩为老人准备吃的，他们每天照例要扯出有一锅鱼煮黄米饭的谎话，但男孩知道老人什么也没有，男孩还为老人的出海做各种准备，老人同男孩聊到了过去他们捕鱼的情景，聊到了棒球队了不起的击球手迪马吉奥，从这里老人找到了自信，仿佛自己永远是个不同寻常的老头儿。在夜里他梦见了海滩上的狮子，那是他小时候在非洲见到的情形，第八十五天的黎明，伴随着男孩的祝福，老人出海了。

他是个老人，独自驾一条小船在湾流中捕鱼，这回连续出海八十四天，一无所获。头四十天，有个男孩跟着他。不过，一连四十天都没捕到鱼，男孩的父母就对孩子说，这老头如今晦气到家了，真是倒霉透顶，于

是，男孩照他们的吩咐上了另一条船，头一个星期就捕到了三条很棒的鱼。男孩见老人天天空船而归，心里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来的钓线，或是渔钩、渔叉，还有缠在桅杆上的船帆。那船帆用面粉袋打了几个补丁，收拢起来真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帜。

老人瘦骨嶙峋，颈背上刻着深深的皱纹。他的两颊有着褐色的斑块，是阳光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射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上到下布满面颊的两侧，他的双手由于常用钓线拖拽大鱼，勒出很深的疤痕。可是，这些伤疤没有一处是新的，和没有鱼的沙漠里风雨侵蚀留下的痕迹一样古老。

他浑身上下都显得很苍老，只有那双眼睛，和大海是一样的颜色，看上去生气勃勃，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跟着你了。我们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很敬重他。

“算了，”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走运的船，还是待下去吧。”

“不过，你总该记得，有一回你一连八十七天都没捕到鱼，后来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每天都捕到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吃不准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让我走的。我是孩子，总得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不大有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对吧？”

“对，”男孩说，“我请你去露台饭店喝杯啤酒，然后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家。”

“那敢情好，”老人说，“都是打鱼的嘛。”

他们坐在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气恼。还有些上了年纪的渔夫望着他，为他感到难过，但他们并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说些客套话，谈谈海流，说说钓线入水的深度，接连的好天气，以及各自的见闻。当天有收获的渔夫都已经回来了，他们把大马林鱼剖开，整个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两人各抬着木板的一头，踉踉跄跄地一路走去送到收鱼站，在那儿等着冷藏车把鱼运往哈瓦那的市场。捕到鲨鱼的已经把鱼运到了海湾另一头的鲨鱼加工厂，吊在滑轮上，除去肝脏，割下鱼鳍，剥掉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的准备腌起来。

一刮东风，就会有一股腥味从鲨鱼加工厂飘过海港，吹送到这里来；不过，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为朝北吹，后来又渐渐停了，露台上阳光煦暖，令人感到惬意。

“圣地亚哥，”男孩唤了一声。

“哦，”老人应道。他正握着酒杯，回想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不要我去弄些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

“不用了。打棒球去吧。我还能划得了船，罗赫可以帮忙撒网。”

“我想去。就算不能跟你一块儿捕鱼，我也想帮点儿忙。”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男子汉了。”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几岁？”

“五岁，那天你差点儿就没命了。我把一条活蹦乱跳的鱼拖到船上，它险些把船撞个粉碎。你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一个劲儿地拼命拍打，坐板都被撞断了，还有用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猛地把 me 推到船头，那儿搁着一卷一卷的钓线，湿淋淋的，我感到整条船都在颤抖，还听见你在用棍子打鱼，那声音就跟砍树一样。我觉得浑身上下都有一股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是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听我说的？”

“打咱们头一次一块儿出海那时候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

老人用他那双被阳光灼刺过的眼睛打量着他，目光坚定而又充满慈爱。

“如果你是我的孩子，我就会带你去碰碰运气，”他说，“可你是你爸妈的孩子，而且你还搭上了一条走运的船。”

“我去弄些沙丁鱼来吧？我还知道上哪儿能搞来四个鱼饵。”

“我今天还有剩下的。腌在盒子里了。”

“我给你弄四个新鲜的吧。”

“一个吧，”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信心一刻也不曾丧失，此时在微风的吹拂下又鲜活地涌动起来。

“两个，”男孩说。

“那就两个吧，”老人同意了，“不会是偷来的吧。”

“我倒想去偷，”男孩说，“不过，这是我买来的。”



“谢谢你。”老人说。他的心思很简单，压根儿不去想自己从什么时候起变得如此谦卑。他知道自己变得谦卑起来，而且知道这并不丢脸，也无损于真正的自我尊严。

“看这海流，明天会是个好天气。”他说。

“你要去哪儿？”男孩问。

“到好远的地方，等到风向转了再回来。我打算不等天亮就出海。”

“我想办法让船主到远处打鱼，”男孩说，“这样，要是你捕到了一个很大的家伙，我们可以赶去帮忙。”

“他可不愿意在太远的地方捕鱼。”

“是啊，”男孩说，“不过，我会看见一些他看不到的东西，比方说一只正在捕鱼的鸟儿，这样我就能让他去追踪鲱鳅。”

“他的眼睛有那么糟吗？”

“差不多全瞎了。”

“这可怪了，”老人说，“他从来没捕过海龟，那才毁眼睛呢。”

“可你在莫斯基托海岸捕了好多年海龟，眼睛照样好好的。”

“我是个不一般的老头儿。”

“你还有力气对付一条非常大的鱼吗？”

“我想还有。再说我还有不少窍门儿呢。”

“咱们把这些东西带回去吧。”男孩说，“这样我就可以拿渔网去捕沙丁鱼了。”

他们从船上拿下捕鱼的家什。老人肩上扛着桅杆，男孩提着木盒，

里面装着一卷卷编织得很紧密的褐色钓线，还有手钩和带柄的渔叉。盛鱼饵的盒子放在船尾，边上有根木棍，用来制服被拖到船边的大鱼。没人会偷老人这些家什。不过，船帆和沉甸甸的钓线最好还是拿回家，露水对它们可不大好。尽管老人深信当地人不会来偷，可还是觉得，把手钩和渔叉留在船上，让人产生非分之想，大可不必。

两人顺着大路来到老人的棚屋前，从敞开的门走进去。老人把裹着船帆的桅杆靠在墙上，男孩把盒子和其他用具搁在旁边。那桅杆跟这个单间的棚屋差不多一样长。棚屋是用王棕的坚韧苞壳盖成的，当地人称之为棕榈。棚屋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泥地上还有一块地方可以用木炭烧火做饭。棕褐色的墙面是用纤维结实的棕榈叶子压扁、层叠而成，上面有一幅彩色的《耶稣圣心图》，还有一幅《科伯圣母图》，都是他妻子的遗物。原先，墙上还挂着一幅他妻子的着色照片，因为一瞧见那照片就让他感到孤单，他就取下来，放在屋角的搁板上自己那件干净的衬衫底下。

“有什么吃的？”男孩问。

“一锅黄米饭和鱼。你想吃点儿吗？”

“不了，我回家去吃。要我帮忙生火吗？”

“不用。等会儿我自己来。也许就吃冷饭了。”

“我把渔网拿走好吗？”

“当然喽。”

其实根本没有渔网，男孩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把渔网给卖掉的。



不过，他们每天都要装模作样地走一遍过场。一锅黄米饭和鱼也是编出来的，男孩心里也明白。

“八十五是个幸运数字，”老人说，“你想不想看我带回来一条鱼，去掉内脏净重还有一千多磅？”

“我去拿渔网捕沙丁鱼。你坐在门口晒晒太阳可好？”

“好吧，我有昨天的报纸，可以看看棒球的消息。”

男孩不知道昨天的报纸是否也是纯属编造。不过，老人真的从床下拿出了报纸。

“佩里科在酒馆里给我的。”他解释说。

“我弄到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放在一起，用冰镇着，明天早上分着用。等我回来，你可以给我说说棒球的消息。”

“扬基队不会输的。”

“可我担心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赢。”

“对扬基队要有信心，孩子。别忘了大名鼎鼎的迪马吉奥。”

“我担心底特律老虎队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会获胜。”

“当心点儿，要不然，你连辛辛那提红队和芝加哥白袜队都要担心啦。”

“你好好看吧，等我回来给我讲讲。”

“你看我们是不是该去买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明天是第八十五天。”

“行倒是行，”男孩说，“可你的伟大记录是八十七天，这怎么说？”

“不会有第二次了。你看能搞到一张末尾是 85 的彩票吗？”

“我能订一张。”

“一张，要两块五，能向谁借到这笔钱呢？”

“这个容易。两块五我总能借到手。”

“我觉得没准儿我也能借得到。不过，我尽量不借钱。先借钱，后讨饭。”

“穿得暖和点儿，老爷子，”男孩说，“别忘了，这可是九月份。”

“正是大鱼上钩的时候，”老人说，“五月份人人都能当个好渔夫。”

“我现在去捉沙丁鱼了。”男孩说。

男孩回来的时候，老人正在椅子上安睡，太阳已经西沉。男孩从床上拿过那条旧军毯，铺在椅背上，盖住老人的双肩。这副肩膀不同寻常，尽管非常老迈，却依然强健有力，他的脖子也仍旧壮实得很，而且当他睡着的时候，脑袋向前耷拉着，皱纹也不大明显了。他的衬衫打过好多次补丁，弄得像他那张船帆一样，被太阳晒得褪了颜色，深浅不一。老人的头颅非常苍老，闭上眼睛的时候，面庞上没有一丝生气。那份报纸摊在他膝盖上，靠他一条胳膊压着，才没有被晚风吹走。他赤着双脚。

男孩撤下老人走了，等他回来，老人还在睡着。

“醒醒，老爷子，”男孩说着，把一只手搭在老人的膝盖上。

老人睁开眼睛，一时神情恍惚，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回过神来。接着他笑了笑。

“你弄到了什么？”他问。



“晚饭，”男孩说，“咱们吃饭吧。”

“我还不饿。”

“来吃吧。你可不能光打鱼不吃饭啊。”

“我倒是这么干过，”老人说着站起身来，拿起报纸折好，然后开始动手叠毯子。

“把毯子围在身上吧，”男孩说，“只要我活着，就不能让你空着肚子去打鱼。”

“那就活得长长的，照顾好自己。”老人说，“咱们吃点儿什么？”

“黑豆米饭，油煎香蕉，还有炖菜。”

饭菜盛在双层金属饭盒里，是男孩从露台饭店拿来的。他口袋里装着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包在餐巾纸里。

“这是谁给你的？”

“马丁，饭店老板。”

“我得谢谢他。”

“我已经谢过他了，”男孩说，“你用不着去谢了。”

“我要把一条大鱼肚子上的肉给他，”老人说，“他这样帮助咱们不止一次了吧？”

“我想是这样。”

“这样的话，除了鱼肚子上的肉，我得给点儿别的什么。他很关照咱们。”

“他还送了两瓶啤酒呢。”

“我最喜欢罐装啤酒。”

“我知道。不过这是瓶装的。哈图伊牌，我还得把瓶子送回去呢。”

“你真是太好了，”老人说，“咱们开始吃吧？”

“我一直在招呼你吃啊，”男孩轻声说，“我想等你准备好再打开饭盒。”

“现在我准备好了，”老人说，“我只是需要点儿时间洗一洗。”

你在哪儿洗呢？男孩想。村里的供水站在路那头，隔了两条街。我得替他搞些水来，男孩心想，还有肥皂和一条好点儿的毛巾。我怎么这么粗心呢？我得给他弄来一件衬衫，一件过冬的外套，还得弄双什么鞋子，再来条毯子。

“你拿来的炖菜好吃极了，”老人说。

“给我讲讲棒球赛吧。”男孩请求道。

“我说过，在全美职业棒球联赛中，扬基队所向无敌。”老人高兴地说。

“今天他们输了。”男孩告诉他。

“这不要紧。了不起的迪马吉奥又恢复常态了。”

“他们队里还有其他人啊。”

“那是当然。不过，有了他就大不一样。在另一场联赛中，布鲁克斯队对费城队，我绝对看好布鲁克斯队。可我还忘不了迪克·西斯勒和老公园里那些漂亮的击球。”

“那种好球再也见不着了。我见过的击球，数他打得最远。”



“你还记得过去他经常到露台饭店来吗？我很想带他去捕鱼，可我胆子小，不敢开口。所以我让你去说，结果你也太胆小了。”

“我记得。那真是大错特错。他可能会跟咱们一起去的。那样的话，咱们一辈子都会记得这档子事儿。”

“我很想邀上大名鼎鼎的迪马吉奥去捕鱼，”老人说，“听人说，他父亲也是个打鱼的。兴许他过去和咱们一样穷，能跟咱们说得来。”

“顶呱呱的西斯勒的爸爸从来没有过穷日子，他——我说的是他爸爸，像我这么大的时候就在大联赛里打球了。”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在一条去往非洲的横帆船上当普通水手了，黄昏的时候还在沙滩上见到过狮子呢。”

“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咱们是说非洲的事儿，还是聊棒球？”

“我觉得还是聊棒球吧，”男孩说，“给我说说大名鼎鼎的约翰·J. 麦格劳的事儿吧。”他把J说成了霍塔。

“早先他也常到露台饭店来。不过，酒一下肚，他就变得很粗鲁，出口伤人，不大好相处。他满脑子都是赛马和棒球。至少他的口袋里老是揣着赛马的名单，在电话里动不动就提到赛马的名字。”

“他是个了不起的经理，”男孩说，“我爸爸认为他是最棒的。”

“那是因为他上这儿来得最多，”老人说，“如果杜罗彻年年继续到这儿来，你爸爸就会认为他是最了不起的经理了。”

“说真的，谁是最能干的经理，卢克还是迈克·冈萨雷斯？”